



楊根思

望 昊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楊根思

望 昊 著

解放軍文艺丛書編輯部編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楊 根 思

譚 吳 著

顏 羽 繪 插 圖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2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9 3/4印張 7插頁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20,001—60,000 定價(4)0.98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楊根思的傳記小說。

楊根思是我軍著名的爆破英雄。他在1944年参加新四軍，立过无数战功，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华东战场上，楊根思和他的战友們，曾經抱着炸药，炸破敌人的炮楼、坦克、碉堡，为我軍扫开了前进的道路。全国解放后，1950年9月，楊根思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會議。10月間，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軍进入朝鮮，在下碣隅里战斗中，楊根思和战士們坚守小高嶺高地，切断美国陆战一师的退路，打退敌人无数次的反扑，直到陣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，他抱着炸药包，冲到敌羣中去，和敌人同归于尽。他們胜利地完成了坚守小高嶺的任务，使我軍完成了聚歼美国所謂“王牌軍”陆战第一师。

這本書中敘述了楊根思在党的领导下，从一个农民到一个无产阶级战士，一个出色的战斗英雄的成长过程；表现了楊根思的热爱人民、爱护同志、无限忠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貴品質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。

封面設計：沈云瑞



第 一 章

秋日的天空是藍滿滿的，顯得格外的高，給人可以爽爽快呼吸的感覺。云彩不時遮住夕陽，夕陽的光從云里滲透過來，云彩更顯得明亮，象鑲了金色的邊，挾着自己特有的光芒飄動着。鳥群展開雙翅，鼓噪着，追逐着，帶着生命的愉快撲向樹叢。夕陽的余輝映在麥浪上，田野泛出金黃色的富麗的光彩。麥秆已經負擔不起結實飽滿的麥穗，在微風吹拂里傾斜下去，好象結實的小伙子們經過一場劇烈的勞動，你靠着我，我偎着他，心滿意足的倒在田埂上酣睡。不時傳來輕微的劈拍劈拍的响声，結實的麥粒掙脫了薄壳的束縛，歡樂地跳到大地上去……

唢——

一聲清脆而悠長的唢哨聲里，百十只肥大的鴨子從河上浮過來，“呷——呷——”地吵嚷着；在鴨群的不整齊的三角隊形的尖端，一只額上有塊花斑點的鴨子發現了水里浮沉着紅色小生物，伸長脖子把頭鑽進水里去；后面的鴨群擠上來，都伸長脖子來爭奪，幾十只翅膀撲打着河水，水花飛濺起來。

唢——呵——呵——

隨着呼喊聲，有根細長的竿端系着小芭蕉扇的竹竿掠過鴨群的背脊。鴨群的爭奪結束了，帶着勝利的傲慢神情，昂著頭，擺動著身子，往前浮去……

一只小得叫人担心的木船飘在鸭群后面，船头上站着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正收回赶鸭的竹竿，侧转身子，随手向河边一点，小木船稳稳当当的飞快前进。孩子得意地唱起歌来。

歌声在水面上荡漾，分外洪亮。孩子发觉他的声音比往日响，高兴起来，摇摆着头，把声音突然拔高起来，象有人拨动一条过分绷紧的弦线，声音尖得刺耳。直到岸上的喊声打断了他，歌声才戛然而停了下来。

“疤子，高兴得，又白吃了一顿饭？”

难怪把孩子叫作“疤子”，孩子的左颊上有着一寸直径的一块圆疤痕，在他努力歌唱的时候，疤痕血红，格外显目。疤子象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很不满意地向岸上那人瞪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白吃饭！谁象你，安安稳稳收麦子！”

“安稳？”

“瞧我，”疤子向背上一拍，原来他还背着一支锯去了半截枪管的土造步枪，用手一拉，枪就从他肩上溜到前面来，疤子抚摸着枪管，口里打了个唿哨，豪气十足地说着：“武装保卫秋收，嘿，我是哨兵！”

“我这是烧火棍？！”岸上那人也炫耀起他的步枪来，那才是一条好枪哩，长挑挑的，枪口上还套了个亮晃晃的钢帽子。岸上那人懂得孩子在想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块油腻腻的布条，蹲在岸上，就擦起枪管来。枪上一点尘土都不沾，不过是卖弄。

果然，疤子受了诱惑，把赶鸭竿一点，扑地跳上岸来。小木船剧烈的摇摆，鸭群惊恐的扑打翅膀向岸边扑去……

“怎么样？好小成哥，你参军去，把枪给我。”疤子俯在岸上那人肩上，带着说不出的亲昵。

“不。”

“真不給，呃？”

“霉了爛了也不給。”

“臭小成子，你要真不給，過橋栽到河里淹死，走路絆着石頭跌死，喝粥燙死，吃飯噎死……”

小成子隨手一拳，疤子沒有留意，仰天躺倒地上。

“漢奸！”

“誰是漢奸？誰罵就是誰！”疤子一骨碌爬起來，雙眼還是盯着小成子的槍。

“你看我這槍多好，三八式，日本槍，一打叭叭叭……”小成子又逗着疤子。

疤子又俯在小成子肩上，低聲下氣地說：“說，你說，什麼條件？”

“條件？”小成子象是有些心動了。

“好小成哥，你參軍到主力上，還怕沒有好槍好炮，說不定，給你扛上一挺歪把子機槍，歪把子——”

小成子給逗笑了，伸出大拇指在疤子額邊的圓疤上一擦：“活該叫你破相，調皮鬼，說得比唱得還好。”

疤子一點也不生氣，呆着臉，追着問：“什麼條件？一言為定。”

小成子把手指伸開在疤子面前一晃。

疤子高興得跳起來：“行，行，五個雞蛋。”

小成子又不理睬他，抱起槍就走。疤子急得緊扯着小成子的衣裳，苦苦哀求着：“你說，你說，多少，多少？”

“五十！”

“天王老子，偷也偷不到五十個呀！”

小成子把手一摔，嘴里不知哼些什麼歌子，自自在在地向庄上走去。疤子賭氣地罵聲：“臭小成子！”蹲在地上，拾起趕鴨竿狠狠

地打着鴨子，鴨子呷呷叫着，鑽到水里去，打落的鴨毛浮在水面上亂轉。

“就先拿五个蛋來吧。”小成子喊着，疤子听出小成子在笑着，罵声：“捉狹鬼！”高兴得跳起來。

“明天就拿來。”

“明天就明天，一言为定！”

“拿來了再講。”

“不，一言为定！”

疤子跳上小木船，愉快地唱着，赶着鴨子进村去，在村口赶上了小成子，两个人呼喊着急进村里。

打谷場上正整队站着一伙青年人，約十四、五个背着長枪，另外的扶着大刀，有的徒手光背手榴彈。有个青年正站在队前講話，身上背着一支“二把盒子”，火紅的繃子从腰間垂下来，鮮艳得立即把人們的眼光夺过去。

听着小成子和疤子的呼喊声，人們都側过头來，背“二把盒子”的青年一瞧是小成子，紧皺双眉。

“点名不到，自由散漫主义要不得！小成子，快归队！”

小成子却向大家做了个鬼臉，說上句：“沒几天就上主力了，誰也管不上誰啦。”

疤子却向前走去。孩子們正在唱歌。有个胖頓頓的孩子揮舞着双手：

……吃菜要吃白菜心，

当兵要当新四軍，

.....

疤子高兴得好象要飞起來，逼失着嗓子也唱起來。这刺耳的

声音加在歌声里，显得不协调，又显得无比和谐。从心里唱出的歌声总是美好的！

隐隐约约的枪声里，夹杂着轰轰的声音……

整夜，人们挤在庄头上，热烈地议论着，有时争吵起来，指手划脚，唾沫溅到旁人的脸上。

“你听那轰轰的，迫击炮呵。”

“不，小钢炮！”

“小钢炮，那声音是光，光的。这是手榴弹，我们新四军惯用排子榴弹，那年，打白蒲，就是一排子连一排子的，嗨，那声音可威风。我，你们知道，抬着担架上去，……”

“别摆你的老皇历啦，这是啥年月，我们新四军装备大改善，双轮子钢炮，压得大石桥都直摇晃！”

妇女们从茅屋里伸出头来，叫喊着：

“死鬼，尽是乱咀蛆！我又不是生的四手四脚，快来和面粉！”

庄头上议论着的人们安静下来，蹲到地上吸起黄烟来，妇女们又回到屋里去了。

不知谁慢条斯理地小声说着：“这是分工，娘儿们在屋里烙饼，大男人上前方，新四军吃着慰劳品，又香又甜……”

“哈，哈……”。

男人们哄笑起来，好象这不是战争，而是在赶庙会，在谈论谁家小孩的戏扮的象……

妇女们给笑声吸引出来，一瞧没有什么叫人喜欢的事，只是男人们在乱起哄，就拿起烂布条擦擦脸，又回到屋里去了。

“留心飞子（流弹），打不死你们这班不要命的！”从屋里鑽出来女人的骂声。

男人們還在一邊笑，一邊磕去黃烟斗里的余燼。

……消息傳來，新四軍把芦港、加力……几个据点都拔掉了，人們高興起來，叫嚷着：“我們新四軍呀，那才叫武裝保衛秋收！”男人們挑着香噴噴的烙餅，煮熟的雞蛋，整只大肥豬……趕去慰勞軍隊。可是第二天夜半，他們又回來了，還是滿滿的一担子。新四軍打了勝仗不知轉移到哪里去了。

“死鬼，又長又大的个子長在狗身上的？連自己部隊也找不到。”婦女們一面幫着把慰勞品放下來，一面罵着。

“不要象老母雞咕咕咕叫，你們去！”

“下次你們烙餅燒肉，人無用怪世界難！”

男人們象矮了半个頭，默默地接受了那些責怪。第二天，田里活干得更加上勁，象是要彌補他們的過失。

打麥場上一片熱鬧……

在壯實的手里揮舞着麥秆發出一陣陣叫人舒心的香味，肥大的麥粒在場地上跳盪着，象一群頑皮的胖小孩。

兩只初生的小狗在麥粒四周跳過來跳過去，相互追逐，又在麥粒堆上打滾。

蓬——

一聲突如其來的槍響把人們驚愣住了。停住了打麥粒的竹筴，停住了揚麥壳的簸箕，停住了堆麥秆的鐵叉……人們听着，相互看着。

蓬——蓬——

連續的槍聲象是在燒沸了水的爐灶里又加上了兩把茅草火，人們沸騰起來。沒有目的的擠過來又拥過去，叫罵着：

“狗日的‘二黃’，不怕打，銅包頭，還是鐵打身的？”

“紅炮子穿心，一个个都倒路死！”

疤子背着那支鋸短了的土造步槍氣喘喘的奔跑過來，頭上扎着一條變成灰色的白毛巾，汗流滿臉，面頰上的疤痕紅得象要跳出來。

“大小人們，劉家堡的‘二黃’下鄉搶糧了，趕快堅壁，不能讓狗日的搶走一粒糧！”

疤子還想跑，卻給打麥場上的人們扯住了，疤子急得直跳腳，但又掙不開，無可奈何的扯下頭上的毛巾擦着臉。

“疤子，不是反‘掃蕩’？”

“不，看上去，只有劉家堡的狗日的下鄉。”

“堅壁，誰說的？怎麼堅法？”

“誰知道，我管放哨報信。”

“吃了打草灰放屁，好輕巧，你瞧。”

打麥場上，麥粒堆得足有三寸厚，閃着丰收的光彩……

“別扯住人家孩子，”有個中年婦女說：“怪來怪去總是麻痺大意壞事，快想法藏糧！”

疤子趁着別人不注意，溜出人群就走了，奔跑着，呼喊著……

“誰料到，新四軍剛打下青港，這狗日的……”

“糧，藏也來不及了……”

“哼，拚了算！”

槍聲更加濃密起來。

“好象接上火了！”有人欣快的喊起來。

“誰在打？”

那邊路上又奔來幾個人。為頭那人白毛巾包頭，紫紅臉膛，連腮的白胡子显得很不相衬，左手彎里夾着一支“二把盒子”。那堅實的步伐踏得田埂直晃蕩，這是區農會主任宋六爹。後面跟着幾個小伙子，一式長步槍，槍口上還挂着紅纓，走一步晃一晃……

“乡亲们，区长在前庄开会，刘家堡伪军下乡，抢走了四条牛，就给区游击连顶回去了。”

人们松了一口气，几个中年妇女就坐在石碌碌上，伸拳又捶腰又捶背。

“区长追‘二黄’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把四乡民兵集合起来，再加上每个烟囱去上一个人，追到刘家堡，非把汉奸头顾疤眼捉出来不行！”

打麦场上跳出来一个青年，喊声：“宋主任，我去敲锣聚人！”就飞奔起来……

锣声在四乡响起来，呼喊声响得象雷声。

人们扛起打麦耙，铁叉……随着宋六爹奔跑起来，随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象是滚雪球一样。

年轻的区长穿着一身白布小衫裤，敞着怀，让闪着乌光的卜壳枪显露出来，枪的大机头开着，准备随时发射。双手又在怀里，站在小土墩上，正和一个穿军装的，一个穿半军装半便衣的青年在谈着什么。

背枪的民兵，扛锄头、铁叉的农民象潮水一样的涌过去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前面已经快追到刘家堡了，后面还看不到底。铁叉密得象竹林，尖端朝上，象要戳破天空；锄头被太阳光照着，映出银灿灿的光亮，显露着威风……。人们奔跑着，“噍、噍、噍——”地呼喊，汗流满脸，谁也不擦一把，脑子里只存在一个念头：向前，向刘家堡！听不见子弹的呼啸声，也想不到流血和死亡。

宋六爹的紫脸膛更加显得黑里泛红光，抡过旁边什么人的一面大铜锣，敲得铛铛响，大声喊着：“乡亲们，围住刘家堡，活捉顾疤眼！”

“噍——噍——噍——”

千万个人也随着吆喝起来。呼喊里，人们在相互激励着，在增添着对本身力量的信念……

年轻的区长两眼有些润湿，转身对那个穿半军装半便衣的人说：“呵，人民的力量真伟大！”那人没有回答，他没有听到区长在说话，给象潮水一样涌过去的人群吸引住了，他感到全身发烫，一种欲望在燃烧，他也想去嗷嗷大喊，他也想挤进去向前奔跑！

刘家堡的伪军头子叫顾仲山，抗日战争以前赌钱要无赖给人一顿打，眼睛打坏了，眼珠凸出来，眼皮上尽是伤疤，就给人叫：顾疤眼。新四军打下芦港、加力……几个据点，顾疤眼整天缩在碉堡里，躲过一阵，看见不再打刘家堡，估计新四军主力部队已经转移，就又下乡来抢掠。刚抢到几条牛，枪声就响了，一听机枪声里夹着排子手榴弹，估计不是民兵，顾疤眼有条老主意：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说什么也不在平原地上跟新四军交手，赶紧逃回据点。

听见嗷嗷的喊，顾疤眼也没等气喘定，就派人在碉堡口子向外观察观察，给游击连一枪一个揍掉了。

顾疤眼把帽子一擦，拍着桌子说：“豁上了，打吧。”

几个伪军连长都回他个闷声不响，顾疤眼急得把上衣钮扣解开又扣起，扣起又解开，凸出的眼珠上充满红丝，不住口的喊：“你们说，你们说。”

半晌，几个伪军连长才逼出几句话来，连嗓音都变了：

“排子手榴弹轰轰的，怕是新四军主力部队！”

“人山人海的，挤都把刘家堡挤没了！”

大铜锣响了三下，千万人齐声吆喝起来。

“‘黄狗’听着，快投降！谁打枪，打开据点就不饒谁！”

顾疤眼身后站着副官，在低声的咕囔着：“快黄昏啦，新四军攻据点，就在黑夜。”

顧疤眼轉身對准副官就是一耳光，打得副官捧着臉蹲在地上，弄得幾個偽軍連長大眼瞪小眼，誰也不作聲，光是你看我，我看着你……

“你多嘴，你快說，說！”顧疤眼把一肚子火都發到副官身上。

“我看，我……，先來……個……緩兵之計。”那偽軍副官雙眼看着地，頭也不敢抬一抬。

“這倒是個好主意。”一個滿臉傷疤的偽軍連長說。這人是販私鹽出身的，拔刀相見的事不知干過多少次。只要眼睛一紅，打仗也是有股蠻勁的，顧疤眼也忌他三分。

“這倒好。”另外幾個偽軍連長也附和起來。

顧疤眼一扯就把副官拎起來，稍帶勁一推，副官踉踉跄跄地碰在牆上，剛想站起來，就听得顧疤眼說：“你去，談判談判。”

副官向偽軍連長們求援地看着，偽軍連長却都把臉側過去，副官絕望地說：“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不走，老子槍斃你！”顧疤眼把桌子敲得跳了起來，又叫過兩個衛士，說聲：“保護副官去。”副官无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……

“不要打槍，是來談判的。”那偽軍副官喊了一聲，听着半晌也沒有一聲槍响，頭頂着銅臉盆慢慢地，在礮堡口子上露出頭來。

區長和宋六爹正站在小土堆上，喊着：“你們投降。”

“把今天搶的牛，都還給你們。”

宋六爹把“二把盒子”一揀，走下小土堆，一邊說着：“不行，”一邊向礮堡走去。

千萬人也吆喝着：“不行。”有的舉着鐵叉，有的舉着紅纓槍……

偽軍副官吓得全身顫抖，銅臉盆一抖動就敲在礮堡壁上，發出噠，噠，噠的聲音，偽軍副官還認為新四軍的機槍開火了，銅臉盆一

擦就躺倒地上。

宋六爹已經走到碉堡下面，喊着：“說話的，換個有胆量的來。”

偽軍聽見沒有槍聲，抖抖索索地露出半個臉來，看着個白胡子老头在說話，定了定心說：“往後……不……不下鄉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宋六爹斬釘截鐵地說。

人們又吆喝起來，又敲響大銅鑼助威……

偽軍副官尿了一褲子，更加結結巴巴：“我們……都跑到……泰興城去，劉家堡……讓給……你們……”

還沒有等宋六爹答話，人們就吆喝起來：“不行！”“不行！”偽軍副官的半邊臉又不見了……

區長派人來把宋六爹叫了回去，加上區游擊連連長、政治指導員、區上的助理幾個人商量了一下，區長聽大家熱烈的議論着，只是踱來踱去不作聲。事情發展到這一步，事先是沒有預料到的，區長想着，對敵鬥爭里，這還是個新經驗呵。怎麼辦呢？現在，幾萬人民的鬥爭勝利果實，要少出代價來獲取，這是領導者不可推辭的責任！如果反而白白丟失了，這不僅是錯誤，而且是不可饒恕的罪過！

宋六爹幾個人看着區長不發言，也就停止了議論，眼睛盯着區長。

“這樣吧，”區長叫大家蹲下來，自己也蹲下來，拾了塊小石子在地上划着：“頂牛，是不行的；強攻，也不行。怎麼辦呢？我看：就放他們走，邊走邊追擊，就好象小雞啄米一樣，一顆顆的收拾它！”

宋六爹跳起來，喊聲：“好，還是我去。”跨下小土堆，奔到碉堡下。

“顧絕眼听着，你趕快帶部隊到泰興城去，如若不答應，就要攻碉堡了。”

碉堡里半晌沒有动静，宋六爹又大声喊着，人們吆喝着……

这回，碉堡口子上露出臉来的是顧疤眼，顧疤眼装着笑臉，两頰上肌肉却一下下的抖动着：“乡亲们，好說……”

人們都吆喝起来：“誰是你乡亲！”“日本鬼子是你老子！”“汪精卫才是你乡亲！”

顧疤眼却連臉紅也沒紅一下，等着人們靜下来，又装笑容說：“我顧仲山对不起乡亲父老，乡亲们寬洪大量讓我一条活路，我姓顧的也是闖南蕩北的有名姓的人，还能不知恩报德。老乡亲，今晚你們不要打，明天一早讓条路給我們……”

“鬼話！”人們又吵吵鬧鬧的嚷起来。

宋六爹不知从什么地方拿了高凳子来，高凳上一站，摆着双手，人們慢慢靜下来。

“行，头鸡叫，讓路給你們走。”宋六爹說。

顧疤眼狡猾地轉动着他那凸出的眼球，向宋六爹陪着笑臉說：“这位老乡亲是……”

“誰不知道我宋老六！”

“喔，喔，宋主任。宋主任，一言为定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黑夜来临的时候，人們燒起一堆一堆的柴火，圍着火坐着，不断地响起歌声，人們忘記了这已經是秋收季节，心头漾溢起春天到来的喜悅：

春天到来万物都发青，

抗日真光荣

.....

区長带着游击連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走了，宋六爹带着民兵